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两汉乐府学术档案

廖群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两汉乐府学术档案

廖群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乐府学术档案/廖群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10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ISBN 978-7-307-15728-6

I. 两… II. 廖… III. 乐府诗—诗歌研究—中国—汉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3565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6.25 字数: 538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5728-6 定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为两汉乐府研究的过往建个档案

——写在《两汉乐府学术档案》前面

廖 群

(一)

我们这里是要为两汉乐府学术研究的过往建个档案。建档案是要贴标签的，查档案也要首先找到标签。

这个档案首要的标签是“乐府”。“乐府”一词源于被称为“乐府”的音乐机构，又不仅是指它本身。对于文学而言，“乐府”是诗；对于音乐而言，“乐府”是歌、是曲、是器乐；对于舞蹈而言，“乐府”是舞；对于戏剧而言，“乐府”又可能是戏……其实，这都是现代学术分科之后麻烦的识别，而在当年还隶属于真正被称为“乐府”或相当于乐府的机构时，它们常常同时是诗、是歌、是曲、是舞甚至是戏的，是指用乐器配乐伴奏的、在台上由艺人表演的、或许带有一点情节的、或许还伴有舞蹈的“节目”。当然，作为两千多年前上演的“节目”，留给今天的我们所能见到的，主要是被记录下来的整个节目中所唱歌曲的歌词，当时多称“歌诗”，后来被称“乐府”，今天全称“乐府诗”、“乐府诗歌”，经《汉书·礼乐志》、《宋书·乐志》、《玉台新咏》、《文选》等陆续辑录，至宋代比较集中地被收在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所谓“乐府研究”即主要以乐府诗为对象进而进入其表演所涉各个门类的学术探讨。

这个档案还有一个标签是“两汉”。“乐府”始于汉，却不止于汉，我们这个档案为所涉“乐府”锁定的时限是两汉。

说到“乐府”始于汉，还需予以特别说明。长期以来，一直都有汉武帝“始立乐府”说。此说缘于《汉书》中的两段话。一段见于《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一段见于《艺文志》：“自武王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于是，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言之凿凿：“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问题是《史记·乐书》称“高祖过沛诗《三侯（兮）之歌》，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常肄旧而已”；《汉书·礼乐志》称“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又都显示武帝之前似乎已经有了“乐府”之称。而若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乐府更早在秦代就已经设置：“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由是，梁启超、陆侃如、罗根泽等学者曾怀疑乐府并不始于武帝，汉承秦制，可能秦时已经设有乐府。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镌有秦篆“乐府”二字的秦代错金甬钟，证明了管理乐舞的重要机构——乐府在秦代确已设置。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的意思，如张永鑫在其《汉乐府研究》中即认为这是说武帝始将郊祀之礼立于乐府，而郑文则在其《汉诗研究》中强调与乐府诗有关的乐府机构始立于汉武帝时期，因为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史记·乐书》等可知，太常所属的太乐令丞与少府所属的乐府令，虽都出自秦官，而所负的职责不同，是故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八）》引吕氏曰：“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

因此，准确些说，以“乐府”作为音乐机构的名称并不始于汉，但与我们这个档案的“乐府”有关的乐府机构以及由此派生的乐府诗、

歌、舞、戏等的确始于汉。

自西汉末年汉哀帝罢废乐府，此后俗乐（“郑卫之乐”）所属机构已经不见“乐府”之称，而特有的“乐府”之职似由“黄门”所代理，但“乐府”之称已经泛化，于是刘勰《文心雕龙》特置“乐府”一篇，直称“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萧统《文选》于诗歌大类里单列“乐府”一支，不但选入了汉代“乐府”或“黄门”所存或所奏之“古乐府”，还列了魏晋南朝乐所奏之魏武帝、魏文帝、曹子建、陆士衡、谢灵运、鲍明远等之“乐府”；徐陵《玉台新咏》除列“古诗”外，也特辟“古乐府诗”一项，收入《陌上桑》、《相逢行》、《艳歌行》等，且也称其后仿作为“乐府”，如列“曹植杂诗五首、乐府三首”等；唐代吴兢更是组织编订《古乐府词》十卷并撰《乐府古题要解》二卷，所收所称“乐府”包含了唐前各朝音乐机构所存所奏之相和歌、拂舞歌、白紵歌、铙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琴曲；直至宋代郭茂倩之《乐府诗集》，更是将唐代拟乐府体裁、题材所作诗篇也包含在“乐府”这个名题之中。

因此说，乐府始于汉，却不止于汉。而我们这个档案给所涉乐府定的时限是两汉。两汉是乐府的发轫期，也是集中期，定型期，有关乐府的各种问题也绝大多数形成于这个时期。该档案即是关于两汉乐府各种问题展开考察、探讨和研究的学术成果的汇集和归总。

（二）

还有一个时限在标签中没有显示，而出现在内里的目录中，这就是“现当代”，即20世纪20年代至今，具体来说就是1924年至2013年。这是指“学术档案”标签中“学术”二字的时限，即我们这个档案所收录的是现当代有关两汉乐府展开研究的学术成果。

当然，除了《史记·封禅书》、《汉书·礼乐志》、《宋书·乐志》、《玉台新咏》等对与乐府诗研究有关的背景、仪式、演奏、机构等的记载和阐释，除了《文心雕龙·乐府》直接对乐府的系统评述，今见对汉乐府诗本身的研究至迟在唐代也已大量出现，包括颜师古对《汉书·礼乐志》所录《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和《郊祀歌十九章》的注

释、李善等六臣对萧统《文选》所录“乐府”古辞三首及班婕妤《怨歌行》的注释，还包括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对古乐府诗题来源的解说（因其组织编辑的《古乐府词》已佚，是否有自注不得而知）。此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洋洋一百卷，虽没有注释，但将乐府歌辞分为“郊庙歌辞”（十二卷）、“燕射歌辞”（三卷）、“鼓吹曲辞”（五卷）、“横吹曲辞”（五卷）、“相和歌辞”（十八卷）、“清商曲辞”（八卷）、“舞曲歌辞”（五卷）、“琴曲歌辞”（四卷）、“杂曲歌辞”（十八卷）、“近代曲辞”（四卷）、“杂歌谣辞”（七卷）、“新乐府辞”（十一卷）十二大类；每一大类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如“相和歌辞”下有“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大曲”；每一小类下又有若干歌题，如“相和曲”中包含“古辞”的歌题就有“江南”、“东光”、“薤露”、“鸡鸣”、“乌生”、“平陵东”、“陌上桑”等，无论大类、小类、歌题，编辑者对它们均有解题，累积了此前乃至编辑者本人关于乐府研究的珍贵成果。明清时期，更相继出现了若干部乐府笺注著作，如明代朱嘉徵的《乐府广序》，清代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李因笃的《汉诗注音》，沈德潜的《古诗源》，陈本礼的《汉乐府三歌笺注》，朱乾的《乐府正义》，庄述祖的《汉短箫铙歌曲句解》，陈沆的《诗比兴笺》，王士禎辑、闻人倬注的《古诗笺》，谭仪的《汉铙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谦的《汉铙歌释文笺正》，沈用济、费锡璜的《汉诗说》，吴兆宜的《玉台新咏笺注》等。这些理应都该“装进”乐府研究的学术档案中。

然而，我们所建的这个档案毕竟只是书面形式的所谓“档案”，篇幅有限，不可能一一容纳。还有，上述这些关于乐府文本的著述大都还是处于注释阶段，以注本形式出现，真正对有关问题展开考辨、论述性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还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为在有限的篇幅中集中展示对于两汉乐府的学术研究历程，我们这个档案还是将“学术”的时限确定在现当代这个范围内。

这近百年的研究过往的确经历了几个回合、转折和进展。

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大致可算作第一个时段。这个时段治学方面鲜明体现出不同于古代学术的现代气息。其一，延续古代传统，此时仍有基础性解读文本的笺注著作，如黄节

《汉魏乐府风笺》、夏敬观《汉短箫铙歌注》、闻一多《乐府诗笺》即是。然就选篇而言，有了明确的文学倾向，《汉魏乐府风笺》专笺“风”，《乐府诗笺》选笺部分乐府，都更多地是从篇目是否精彩着眼；而注释中注重对问题的辨析，《汉魏乐府风笺》释音颇多创见、《乐府诗笺》解字多有发明、《汉短箫铙歌注》论是否军乐等即是。其二，伴随着近现代文学史学的兴起，乐府研究也出现了相关或专门的史著性著作，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等即有专节专章叙述乐府，其间更出现了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等乐府专史，梳理乐府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成为乐府研究新的课题。其三，出现了专考或专论性的学术著作及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专篇论文。专著如胡怀琛的《中国民歌研究》、陆侃如的《乐府古辞考》、古层冰(古直)的《汉诗研究》、王易的《乐府通论》等；论文如陆侃如1925年发表于《学灯》的《〈孔雀东南飞〉考证》，孔德1926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汉短箫铙歌十八曲考释》，朱希祖1927年发表于《清华学报》的《汉三大乐歌声调辨》，《清华周刊》1933年发表的黄节、朱自清的《乐府清商三调讨论》等，乐府解读和把握中的某些问题被专门提及和辨析。就研究内容和取向而言，乐府研究的热度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民间文艺的重视关系密切，乐府主要是作为民歌、俗文学来研究的，像《汉魏乐府风笺》、《白话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民歌研究》等，从书名即可感知这一学术倾向。与此同时，学者们又都本着学术探讨的精神，乐府研究中的许多焦点问题，诸如是否汉武帝“始立乐府”，乐府“采诗”是否采集民歌，乐府歌诗究竟应该限定在什么范围，乐府与五言诗的关系，《铙歌》是否军乐及其庞杂内容当如何解释，《上邪》、《有所思》是否为一篇或姊妹篇，《孔雀东南飞》是汉末作还是六朝作，相和歌与清商三调究竟是何种关系等，都已在这个时段被提出并展开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大致可视为第二个时段。一方面，延续着第一时段已经开辟的学术园地继续耕耘，其中尤以余冠英的《乐府诗选》(1953)、王运熙的《乐府诗论丛》(1958)为代表，前者在序言和注诗中将知识普及与对问题的论析有机结合，其中

所涉乐府立于何时、鼓吹乐是否夷乐、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对乐府诗句的理解(如“公输与鲁班”“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等,颇有自己的心得;后者更是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汉武帝始立乐府说”、“说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考”、“汉代的俗乐和民歌”、“论《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时代、思想、艺术及其问题”等为题,集中对汉乐府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展开了进一步论证。同时学者们还触及一些新的课题和领域,如杨公骥 1950 年 7 月于《光明日报》发表《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对《公莫舞辞》的“句读和章法”、“内容”、“巾舞和声”、“巾舞的舞法动作”进行研究,使对这一历来无法句读的难解之谜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陈直 1959 年于《人文杂志》第 4 期发表《汉饶歌十八曲新解》,借助出土文物解惑释疑,除本身提出不少新见外,更是在研究方法上极具启发。另一方面,随着学界对人民性、阶级性强调的逐步升级,汉乐府研究中注重思想内容分析的倾向也渐次加重,此可以 1957 年出版的《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为代表,其中如《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批判胡适在评价汉乐府中的形式主义观点》、《〈陌上桑〉的人物和主题思想》、《羽林郎解释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训诂》、《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论〈孔雀东南飞〉的人民性和艺术性》等文章,即反映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学术倾向。

1966 年至 1976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特殊,如果忽略不计,毕竟有十余年光阴,如果算一个时段,就中国大陆的汉乐府研究而言,这却完全是一个空白,检索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总库”,没有一篇论及汉乐府的文章;检索各出版信息,也没有发现一部乐府研究著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有几次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如 1969 年山东济南市郊无影山西汉墓出土汉代乐舞杂技陶俑,1971 年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出土壁画《乐舞百戏图》,1975 年安徽阜阳涡阳县大王店出土汉代陶戏楼模型等,作为反映当年乐舞表演情形的模型及绘画,这些出土文物为日后乐府综合艺术研究做了文物资料方面的准备。

1977 年新时期以来至今可以算作汉乐府研究全面复苏并充分展开的一个时段。如果仅就较之前出现的新的动向或变化而言,那么首

先就是成果数量剧增，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几年时间，就出版专著近 80 部，发表论文近 400 篇。其次是所涉作品和问题全面铺开，如关于专篇乐府的研究，一变之前仅限于讨论《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少数几篇的情况，其他各篇几乎均有专论，特别是《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和《郊祀歌十九章》这两组因“出身贵族”而在此前时段被无视的郊庙歌辞，此时成为研究的热点。还有就是研究视角和方法多元化，除选注、论析之外，出现了较多赏析著作和文章；除文献考据之外，考古学、民俗学、文化学、传播学、阐述学、叙事学等均有借鉴。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说唱、乐舞乃至戏剧的综合艺术角度重新审视乐府诗成为当下并指向未来的一个研究趋向，将乐府诗放回到原初表演、歌唱的场合、场景中，成为研究追求的一个目标。

(三)

档案，不同于历史记载，更不同于历史叙述，它们是“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档案工作基本术语》）。“直接形成”体现的是其文件的原始性，为当时直接产出的原汁原味的文本资料；“历史记录”体现的是档案对象或主题的历史再现性，是同一对象或主题在各个时期原始文本的相继存置和呈现；“有价值”则说明档案来源于文件，又不可能是所有文件的堆积，它是经过选择和整理的能够体现本质真实的文件。

我们这里要建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两汉乐府研究的学术档案。为了体现其原始性和历史再现性，我们按照时间顺序，选取了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关于两汉乐府的学术专著，其中有的专论乐府，有的在论述中较多地论及乐府，对于这些著作我们大多以节录形式将原作直接呈现，附有“评介”算是为该“档案资料”做个较大的“标签说明”。

当然，如前所说，我们这里毕竟只是书面形式的所谓“档案”，有限的篇幅只能容纳有限的文字，对上述著作的“节录”就属变通处理，为的是省出篇幅尽量多选一些代表性著作。即便如此，也无法尽呈学术历程的全貌。于是有了“论著提要”部分。应该说，“论著提

要”已经不属原文呈现，不能再算作原始文件，但本着“档案”对于直接性原始性的属性要求，“提要”只客观介绍论著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及所含章节内容，不作价值评判，以期达到“准直接形成”的档案效果，读者自可“顺藤摸瓜”，找到“原始”。同理，学术研究形成的成果，除了著作，论文也是重要的文件，而且数量庞大，又不可或缺，于是我们特设“论文要目”一项，按年按月呈现各种期刊杂志发表的两汉乐府研究的论文题目、所在期刊及发表时间，从题目大致可见研究的问题、视角乃至观点，感兴趣的读者也自可检索文章一览原貌。

这就是我们为两汉乐府研究的过往建起的一份档案。希望这份档案客观真实地记录下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两汉乐府学术研究走过的路程，为读者查阅翻检提供可靠的信息；更希望它能为这一研究道路的进一步拓展做些贡献。

目 录

两汉乐府论著评介	(1)
汉魏乐府风笺(节选)	黄 节(3)
【评介】	(13)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节选)	梁启超(19)
【评介】	(24)
中国民歌研究(节选)	胡怀琛(29)
【评介】	(31)
乐府古辞考(节选)	陆侃如(35)
【评介】	(52)
白话文学史(节选)	胡 适(56)
【评介】	(71)
汉诗研究(节选)	古层冰(77)
【评介】	(88)
乐府文学史(节选)	罗根泽(95)
【评介】	(127)
中国诗史(节选)	陆侃如 冯沅君(133)
【评介】	(158)
中国俗文学史(节选)	郑振铎(165)
【评介】	(171)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节选)	萧涤非(179)
【评介】	(204)
乐府通论(节选)	王 易(209)
【评介】	(219)
乐府诗笺(节选)	闻一多(225)

【评介】	(232)
乐府诗选(节选)	余冠英(238)
【评介】	(251)
乐府古诗(节选)	徐澄宇(257)
【评介】	(271)
乐府诗论丛(节选)	王运熙(277)
【评介】	(295)
汉铙歌十八曲新解	陈 直(301)
【评介】	(319)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存目)	杨荫浏(323)
【评介】	(323)
乐府散论(节选)	王汝弼(326)
【评介】	(336)
乐府诗史(节选)	杨生枝(338)
【评介】	(350)
汉乐府研究(节选)	张永鑫(353)
【评介】	(367)
汉诗研究(节选)	郑 文(370)
【评介】	(398)
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节选)	赵敏俐(402)
【评介】	(414)
汉魏乐府艺术研究(节选)	钱志熙(417)
【评介】	(427)
现当代两汉乐府论著提要	柳卓娅等编撰(433)
现当代两汉乐府论文要目	廖 群 辑录(501)
现当代两汉乐府研究大事记	柳卓娅 编撰(531)

两汉乐府论著评介



汉魏乐府风笺(节选)

黄 节

序

汉世“声”、“诗”既判，“乐府”始与“诗”别行，“雅”亡而“颂”亦仅存，惟“风”为可歌耳。《汉书·礼乐志》：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盖皆风也；而朝庙所作，则《安世房中歌》、《郊祀歌》谓是“颂”已；《铙歌》非“雅”也。郑夹漈谓：《上之回》、《圣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张》、《雉子斑》，野人之作也，风也；夹漈不辨“风”、“雅”矣。《铙歌》皆边地都鄙之谣，有音制，崎岖淫僻，止可度之鼓、吹、笛、箛，为马上之曲，不可被之琴、瑟、金、石，为殿廷之乐也；是故汉“雅”亡矣。魏武平荆襄，获汉雅乐郎杜夔，使创定“雅”乐。汉本无“雅”，夔所肄习乃制氏所传《文王》、《伐檀》、《驹虞》、《鹿鸣》四诗之音节耳，非汉“雅”也；其篇又不传，知其无所创定矣。文帝使缪袭造《短箫铙歌》十二曲，用汉曲而易其名，如《朱鹭》为《楚之平》，《思悲翁》为《战荥阳》是也。夹漈谓魏晋仿汉铙歌短箫，叙其创业以来伐畔讨乱肇造区下之事，即古之“雅”、“颂”矣。岂知声为乐体。刘彦和云：“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短箫铙歌》乃军中马上所奏，汉制尚不可登之殿廷，况仿为之耶！是故魏“雅”亦亡矣。

兹篇所采，皆汉魏乐府“风”诗，故曰“风笺”。若夫《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则汉“颂”所存者矣，《汉志》而外，若江都陈本礼、长沙王先谦皆有笺释；《铙歌》亦然，而武进庄述祖、蕲水陈沆别有

《铎歌句解》、《铎歌十八曲笺》；学者当自求之。至于魏，郊庙无“颂”。萧子显曰：“魏辞不见，疑用汉辞。”沈约曰：“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及《安世》、《巴渝》诗而已。”《安世》之辞不存，独有《渝》诗，《宋志》所录《魏俞儿舞歌》四篇是也；舍是而魏“颂”亡矣。夫肄乐府者，大率习于“辞”、“艳”、“趋”、“乱”而已，遗其“声”久矣。“辞”者，其歌诗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大曲有之；若“声”则其“辞”之音也。古者“辞”与“声”别行。《汉书·艺文志》有《河南周歌诗》七篇，别有《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有《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别有《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此其证矣。是故古“辞”一句之中，五声相和，而有曲折之度。古乐既亡，声篇亦佚，今论乐府，只求其谐而已；然已大难。严沧浪谓古《采莲曲》全不押韵；冯定远讥之，谓“间”与“田”、“莲”古通，何言无韵。不知“西”、“北”古亦通，则为定远所未解者；知兹事之难也。兹篇于“辞”、“艳”外务求其“声”，虽视古五声相和，曲折有度，不可悉识矣；然岂予之陋也！沈休文犹近古，《宋志》今鼓吹铎歌：《上邪》、《晚芝》、《艾张》三曲声存，而休文且莫能举之矣。十二年二月黄节序。

卷一

汉风

《汉书·艺文志》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今案：《汉志》所录高祖歌诗，则所存《大风歌》、《鸿鹄歌》也；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则所存武帝《瓠子歌》、《秋风辞》、《蒲梢天马歌》、《车子侯歌》及《铎歌》中《上之回》等篇也；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则所存外戚子所载“是耶非耶”诗、《拾遗记》所载《落叶哀蝉曲》也；吴、楚、汝南歌诗，则所存《鸡鸣歌》也；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则所存《雁门太守行》、《陇西行》也；邯郸、河间歌诗，则所存《陌上桑》、《河间杂歌》也；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则所存《黄门